



许礼莉全家福

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

许礼莉

虽然我们并不甚赞赏过去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地统治，但是英国却设立了一个很健全的公务员制度留给我们。在这个制度底下，国家的治理与继续的运作，得以一贯的保持稳定性与独立性，不论哪一政党上台，政府的行政都不会变质或失效，也不致于有五日京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弊端。

在教育方面，新加坡打从殖民地时代以至现今的独立政体，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办学自由，政府办的与民间办的学校都有，而且成绩斐然，比起周遭的国家有天渊之别。就在这种自由办学的政策底下，新加坡许多热心教育的先

贤侨领鉴于要让更多年青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（获得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响应），大家出钱、出力、出地开办南洋大学，培养人材以应付迫切的社会需求。就在这种机缘底下，第一批来自本国与外国的学生（包括我班上大部份的中正高中同学），在1956年进入了南大就读。那时虽然南大刚刚开办，万事待兴，国内外学者纷纷前来应征执教，一时之下，师资并不缺乏，文学院中文系，师资阵容强大，办得有声有色，备受大家括目相看。

南大生活确实充满友谊的温馨，以及相处的和谐，加上优美的环境，乐趣多，其乐融融。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在「四年寒窗无人问」的学程中，很快就届满，拿了文凭，大家只好整装，在骊歌声中分手，准备各奔前程，等待新的出击。

1960年代，正值新加坡从自治迈向独立的过程，国家事务繁多，须广征人才来治理，那时工商界、学校以及政府部门，如教育部、财政部、移民厅、海关、警务、国内税务等部门，都殷切需求大专人才，有许多的空缺，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，南大贡献了一批毕业生，使这些空缺得以填补，解决了不少问题，这不能不说是南大完成社会使命的第一步。

当时，我去应征教书的职位，面试时，政府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三位委员，给我两个选择，包括政府中学和政府辅助中学，我考虑之后，终于选择后者，回到母校中正中学服务，教华文和历史等科，一晃三十多年，直至退休为止。

作为一位老师，要面对一批又一批正在成长中而未定性的青少年，有许多苦头要吃，也尝尽了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但想到这是我回馈社会的一个责任，我必须坚守岗位，有始有终。

在教育工作上，我有三大满足感，第一是我如愿以偿的可以选择回到母校服务，以回馈母校；第二是我在大学念中文，而任老师教导华文，真是学以致用；第三的最大满足感是回头看到我曾经教过的许多学生，现在都学有所长，成家立业，在社会上受重用，有经理、教师、官员、商人、医生、建筑师、会计师、研究员、大专讲师等，个个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有不俗的表现；虽然有些很久没来往，但是偶尔见面时，他们都不忘向老师问好，也经常收到他们的贺年片。

1994年初，我提早了两年退休，有如释重担的感觉。在这几年里，我利用时间阅读书报，细读《圣经》，学烹饪、学插花、到各国去旅游，增广不少的知识 and 见闻，增进灵性的修养，也增添了不少生活的情趣。